

案头枕边珍品系列

板桥杂记

[清] 余怀 著
刘如溪 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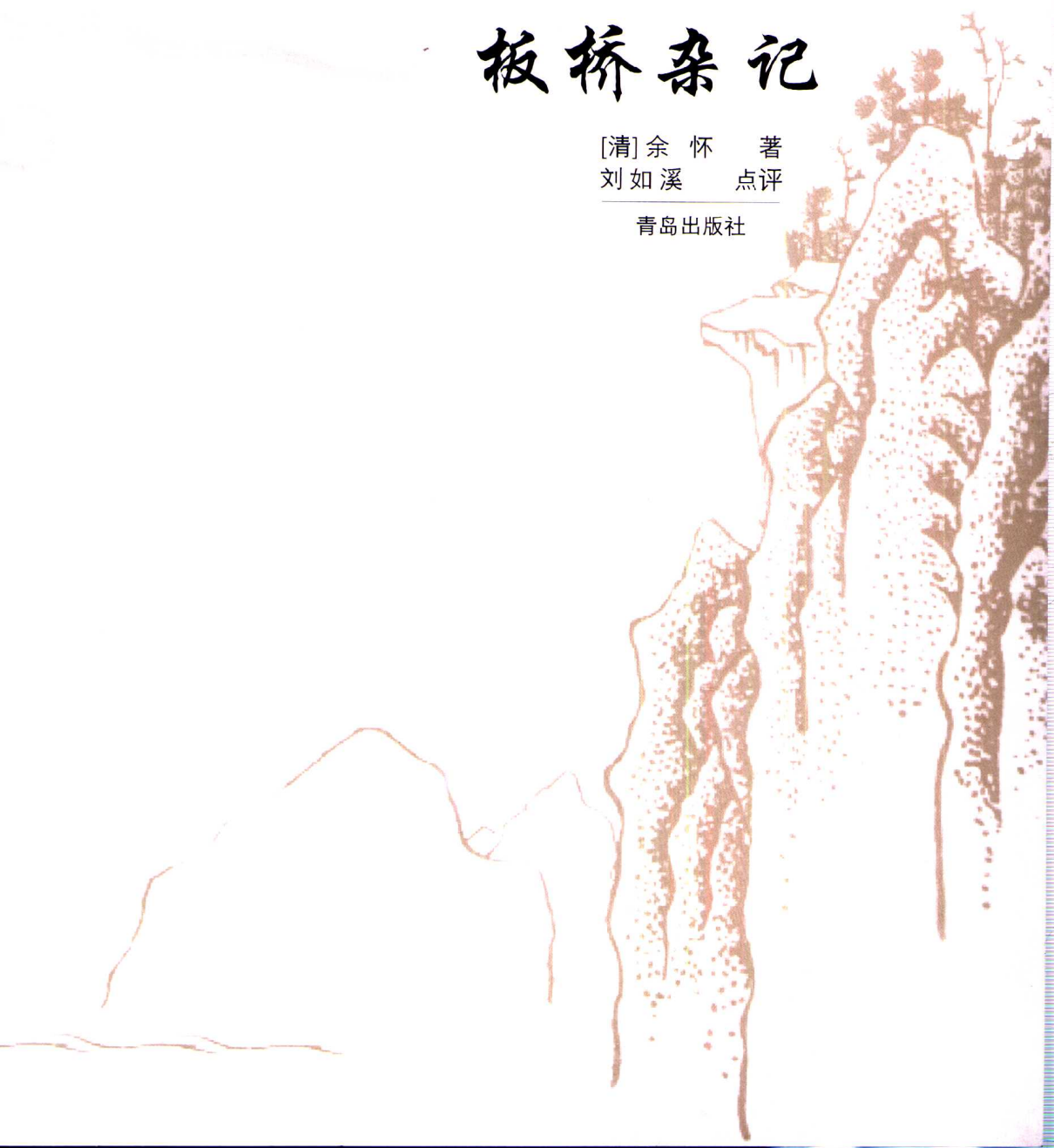


青岛出版社

板桥杂记

[清] 余 怀 著
刘如溪 点评

青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板桥杂记/(清)余怀著;刘如溪点评. —青岛:青岛出版社,2002

(案头枕边珍品系列. 第1辑/刘如溪主编)

ISBN 7-5436-2764-7

I. 板... II. ①余...②刘... III. 小品文—作品集—中国—清代 IV. I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2281 号

书 名	板桥杂记
著 者	(清)余怀
点 评	刘如溪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266071)
邮购电话	(0532)5814750 5814611 - 8663
责任编辑	吴清波
装帧设计	魏 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出版日期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24 开(850×1168 毫米)
印 张	6
字 数	70 千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5436-2764-7
定 价	9.50 元

乘着忧患飞翔的神女梦寐

刘如溪

《板桥杂记》作者余怀，字澹心，号曼翁，福建莆田人，长期寓居南京，晚年隐居吴门。他从少年才俊，而风流“杜书记”（自比之于杜牧），而反清复明志士，而卖文为生老人。“江左三大家”的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都很称赏他的诗词，王士禛还将他的《金陵怀古诗》与刘禹锡并称。但真正使他不朽的，仍然是这部他在晚年完成的《板桥杂记》。

《板桥杂记》写成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距余怀辞世不到三年。这时的余怀已经七十八岁，垂垂老矣。不过，他并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忘怀过去。相反的是，记忆越来越羽翼丰满，点点滴滴都成长起来，日日夜夜都来扣动他的心扉。事实上，那失去与失落的隐痛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他。“俯仰岁月之间，诸君皆埋骨青山，美人亦栖身黄土。河山邈矣，能不悲哉！”大自然河山依旧，但大明的河山已经不复存在，家园已经面目全非，和自己一起游嬉的同伴，和自己一起参与复明运动的同志，还有那些旧院名姬、红颜知己，

都已音容渺然，怎能不令人“心中藏之，何日忘之”！

《板桥杂记》记十里秦淮南岸的旧院，记风俗，记轶事，记过往岁月中的金沙银屑。旧院在长板桥附近，“一带妆楼临水盖，家家分影照婵娟”。尽管当时明帝国风雨飘摇，二百余年的大业接近了尾声，但大厦将倾却无碍南都的声色犬马、畸形繁华，文酒笙歌也于此时达到鼎盛。在后跋里，余怀也为自己的狹邪之游寻找说辞：“狹邪之游，君子所戒。然谢安石东山携妓，白香山眷恋温柔；一则称‘江左风流’，一则称‘广大教化’。因偶适其性情，亦何害为君子哉？”古来所谓君子寻花问柳的事比比皆是，要找佐证可以顺手拈来，余怀也不必有什么自责。更何况，那些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也都非等闲之辈。她们貌美多情，能歌善舞，或巧于书，或巧于画，或巧于丝，或巧于竹，个个都有不凡的才艺，和她们交往本身就是一种身心愉悦的美好过程。尤其在当时的情境中，到红颜场中寻知己，耳鬓厮磨，浅斟低吟，抒解生活上和政治上的郁闷，可能也是最好的选择了。你看，她们飘然而至，宛若仙子……身陷不洁却向往高洁的李十娘，有须眉丈夫气的李大娘，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的葛嫩，能文史善画兰、风度超群的顾媚，追求爱情义无反顾的董小宛……而和她们在一起的，也非平庸之辈，不是东林遗忠，就是复社名流。

晚年的余怀，思恋着青年时代的往事，“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那些整日萦绕于心间脑海的神女形象迫使他一定要把她们记下来，目的倒不是“狹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而



是为了寄托自己的黍离之悲、沧桑之感，为的是抒发自己的“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就这样，余怀把对江左风流、繁华声妓的缅怀与政治的反省，历史的沉思熔为一炉，融会成这篇幅短短的《板桥杂记》。史学家谢国桢先生在《增订晚明史籍考》里说：余澹心“撰《板桥杂记》，记南都北里旧院逸事，哀感顽艳，足知南都一时风俗……明季南都社会情况，缕述无异”。就连作《四库》提要的道学家们也称《板桥杂记》“文章凄婉，足以导欲增悲”。

毋庸置疑，南都旧院之所以那么吸引着风流才子们前去光顾，和妓女们的美貌和才识是分不开的。据明人刘辰《国初记事》载，当初富乐院（即旧院）刚设立的时候，太祖“令礼房王迪管领，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乐府”。我们虽然不能把旧院名姬们的才艺完全归功给这个人，但他对艺妓们学习音乐戏剧一定是起到了推动作用的。并且，这仿佛成了一种规则或习惯，每个艺妓为了提高自己的修养和抬高身价，都要请名师教授或指点，如李香君（《杂记》中称李香）就有周如松这样的南曲艺人做老师，学习《玉茗堂四梦》和《琵琶记》。艺妓们也更有机会和名流交往，切磋技艺，得到教诲；名声越大，这样的机会也就越多。艺妓们享受的几乎是一种近乎艺术化的人生。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第三章论及柳的才艺时曾说：“河东君（即柳如是）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原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明慧，虚心向学使然。但亦因其非闺房闭处，无礼法之

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也。”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社会风气，对促成秦淮名妓群体的形成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整个社会都推崇东林、复社，“虽黄童白叟、妇人女子皆知东林为贤”。（陈鼎《东林列传》）东林、复社名士更是旧院的贵宾和佳客，颇受名妓们的青睐。任何一名妓女，只要得到东林人的推许，便会身价陡增，车骑盈门。妓女倚侍清流，不仅是仰慕其才情风雅，更是由于看重其政治节操；清流之爱敬妓女，也不单是迷恋其色艺，还有出于对政治知音欣赏之意。李香君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她蔑视权贵，不但阻止情人侯方域和阮大铖交往，侯逃难后，还拒绝马士英的亲戚、弘光朝淮阳巡抚田仰之邀，不说她在《桃花扇》中血溅桃花的光彩形象，就凭这两件真实的历史实情，我们就不得不真诚地赞美她。林语堂感慨说：“她是一个秉节不挠、受人赞美的奇女子，她的政治志节与勇毅愧煞须眉男子。”（《说青楼》）

妓女的才华得到名士的认同，名妓可以平等的人格参与党社名流的集会。比起家庭妇女，她们更有参加社会生活的自由。当然，她们有时起的仅仅是点缀的作用，这也是无须讳言的。但名流与名妓在当时确实形成了共生的关系。在娱乐场中，起主导作用的往往是名妓；但在她们遇到不幸和灾难时，名士们也绝不会吝于伸出援手的。最典型的就是，名妓遭厄，士林纷纷效黄衫客、古押衙故事慷慨相助。如钱谦益之助董小宛脱乐籍，陈梁之劝顾媚从良，余怀之救李三娘出狱，皆一时风尚。傅青主名言：“名妓失路，与



名士落魄，赍志没齿无异也！”所以惺惺相惜，正是自然。

著有《中国古代房内考》的荷兰人高罗佩认为，中国文人和艺妓的关系，常常带有柏拉图式的味道。恋爱与追求成了一种趣味的表现，并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渴求。这和德国学者哈耳波伦在《异性论》里对古希腊高等妓女“赫泰拉”（意思是“女友”）的说法很相似：“因了她们的精练优美的举止，她们的颜色与姿媚，她们不但超越了普通的那些外宅，而且还压倒了希腊的主妇，因为主妇们缺少那优美的仪态，高等教育，与艺术的理解，而女友则有此优长，所以在短期内她们在公私生活上占有极大的势力。”他结论道：“这样，欧洲妇女之精神的与艺术的教育因卖淫制度而始确立。赫泰拉的地位可以算是所谓妇女运动的起始。”事实上，我们还不能把秦淮名妓们的生活视为“妇女运动的起始”，因为妓女无法保持严格意义上的人格独立。如果抛开人身自由而只论其他，所看到的只能是假象。歌舞升平的背后，还隐藏着她们许多血和泪。但无论怎么说，在晚明晦暗的天空上，秦淮河畔的美丽女人们还是成了飞翔于大毁灭之上的神女，在大厦将倾、家国覆亡的大背景下，软弱无力的文人们不得不抓住她们的衣带，分享着她们的美、魅力和无辜，在螺丝壳一般狭小的环境里，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寻找着精神上的慰藉，排解着政治上的无助，医治着心灵上的创伤。

《板桥杂记》塑造了出身卑微的青楼女子栩栩如生的群像，这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首创。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

狐鬼，妍质清言，风流放诞，但毕竟是因不满社会环境限制而飞扬自己想象的产物，或者说是自己理想中的女性。但《板桥杂记》所记，都是作者亲历亲闻，都是真人真事，为现实中人，为篱壁间物，再经作者在心中酝酿多年，宛如陈年老酒，醇香醉人。在历史的巨大阵痛中，余怀大胆让青楼女子做主角，这是传统文人作为历史讲述者和守护者的一次重大退却。正因为如此，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青楼女子才成了历史的见证人与发言人，而她们身上被压抑着的追求独立之精神，向往自由之思想，终于迸发了出来。这不能不令权贵侧目，宰辅欠身。在历史的大天平上，她们的悲剧命运被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放到了一起称量。

余怀终生一介布衣，坚守着遗民之志、遗民之节，拒不出仕清廷，甚至他的许多著作都不肯署上清朝的年号。他形容自己晚年的状态是“颓然自放，憔悴行吟”。《板桥杂记》沉痛的兴亡之感，已经超越了对旧日裙屐笙歌、繁华往事的缠绵追忆，因此也超越了“狭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的《北里志》一流的作品，而成了永世流传的杰作。这也是历史于冥冥之中的安排吧。

2002年10月14日



原 序

或问余曰：“《板桥杂记》何为而作也？”余应之曰：“有为而作也。”或者又曰：“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其可歌可录者何限，而子惟狭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①、不已荒乎？”余乃听然而笑曰^②：“此即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所系，而非徒狭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也。金陵古称佳丽地^③，衣冠文物盛于江南^④，文采风流甲于海内。白下青溪^⑤，桃叶团扇^⑥，其为艳冶也多矣！洪武初年，建十六楼以处官妓：淡烟、轻粉、重译、来宾……称一时韵事^⑦。自时厥后，或废或存，迨至三百年之久。而古迹浸湮，所存者惟南市、珠市及旧院而已。南市者，卑屑妓所居；珠市间有殊色；若旧院，则南曲名姬、上厅行首皆在焉^⑧。余生也晚，不及见南部之烟花、宜春之弟子^⑨。而犹幸少长承平之世，偶为北里之游^⑩。长板桥边，一吟一咏，顾盼自雄。所作歌诗，传诵诸姬之口，楚、润相看^⑪，恣、娟互引^⑫，余亦自诩为平安杜书记也^⑬。鼎革以来，时移物换。十年旧梦，依约扬州^⑭；一片欢场，鞠为茂草^⑮。红牙碧串^⑯，妙舞轻歌，不可得而闻也；洞房绮

疏^⑦，湘帘绣幕，不可得而见也；名花瑶草，锦瑟犀毗^⑧，不可得而赏也。间亦过之，蒿藜满眼，楼馆劫灰，美人尘土。盛衰感慨，岂复有过此者乎！郁志未伸，俄逢丧乱，静思陈事，追念无因。聊记见闻，用编汗简，效《东京梦华》之录^⑨，标崖公蚬斗之名^⑩。岂徒狭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也哉！”客跃然而起曰：“如此，则不可以不记。”于是作《板桥杂记》。

【注释】

①狭邪：小街曲巷，也作“狭斜”。原为少年歧路冶游之意。因狭路曲巷多为娼妓所居，后遂以指娼妓居处。南朝陈叔宝《杨儿曲》：“日昏欢宴罢，相将归狭斜。”唐白行简《李娃传》：“此狭邪女李氏宅也。”艳冶：艳丽。南朝梁庾肩吾《长安有狭斜行》：“少妇多艳冶，花钿系石榴。”

②听然：笑的样子。《史记·司马相如传》引《子虚赋》：“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也。’”

③金陵：今江苏南京。佳丽：指美女。南朝齐谢朓《入朝曲》：“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

④衣冠：士大夫的穿戴。冠，礼帽。

⑤白下：地名，南京古称之一。青溪：六朝时南京城东最大的一条河，发源于钟山西南，入秦淮，逶迤九曲。南唐以来，日渐湮塞。今内桥稍东之古昇平桥，经由淮清桥（古青溪大桥）入秦淮河这一段，为青溪旧河道。

⑥桃叶：指桃叶渡，在南京秦淮河畔，古青溪入秦淮河处，相传因晋王献之在此歌送其妾桃叶而得名。清初废渡建桥，即今利涉桥。团扇：指乐府吴声歌曲《团扇歌》。《宋书·乐志》：“《团扇歌》者，

中书令王珉与嫂婢有情，爱好甚笃。嫂捶挞婢过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捉白团扇，故制此歌。”

⑦十六楼：明初以南京为都，朝廷在京城内外开设妓院，委派专人管理。十六楼是官妓丛萃之所，遍布于京师各处的通衢闹市，其名为南市、北市、鹤鸣、醉仙、轻烟、淡粉、翠柳、梅妍、讴歌、鼓腹、来宾、重译、集贤、乐民、清江、古城。

⑧上厅行首：元、明官妓承应官府，参拜或歌舞，以姿艺最出色的排在行列最前面，称“上厅行首”。上厅，指官府。后来成为名妓的通称。

⑨宜春：指宜春院，唐代长安宫内歌妓居住的院名，开元二年设置。

⑩北里：唐代长安平康里，因在城北，也称北里。其地为妓院所在，唐孙棨著《北里志》，记当时妓女的生活情况。后称妓院所在的地方为北里。

⑪楚、润：即楚娘、润娘，唐代长安平康里名妓。

⑫态、娟：即张态、李娟，唐代苏州名妓。

⑬平安杜书记：平安，安吉无事，晋人帖中多用“平安”作为问候的套语。杜书记，指唐诗人杜牧，杜曾为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的部属，任掌书记，掌撰文，省称书记。元辛文房《唐才子传》：“牧美容姿，好歌舞，风情颇张，不能自遏。时淮南称繁盛，不减京华，且多名姬绝色。牧恣心游赏。牛相收街吏报‘杜书记平安’帖子至盈篋。”

⑭十年旧梦，依约扬州：语出杜牧《遣怀》诗，“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⑮鞠为茂草：语出《诗·小雅·小弁》：“踟蹰周道，鞠为茂草。”意谓原本繁华的所在，现在长满茂密的蒿草。

⑯红牙：乐器名，调节乐曲节拍的拍板。多用檀木做成，色红，

故名。也泛指檀木做的乐器。碧串：拍板上的装饰物碧玉串。

⑮洞房：深邃的内房。绮疏：雕饰花纹的窗户。

⑯犀毗：这里指暗色之漆器，即“犀皮”。宋俞琰《席上腐谈》：“漆器有所谓犀皮者，出西毗国，讹而为犀皮。”明黄成《髹饰录》：“犀皮或作西皮或犀毗，文有片云、圆花、松鳞诸般，近有红面者，以光滑为美。”

⑰《东京梦华》之录：指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该书为作者南渡后追忆北宋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的繁盛景况而作。《列子·黄帝篇》说黄帝梦游华胥国，其国自然而治，其民安乐无穷。书名梦华，以此取义。

⑱崖公：唐代散乐称天子为崖公。唐王说《唐语林·政事》：“（许小客）过（唐）崇曰：‘今日崖公甚蚬斗，欲为弟奏请。’……散乐呼天子为崖公，以欢喜为蚬斗。”又见唐崔令钦《教坊记》。

【点评】

明朝末年，姑苏才子汤卿谋说人生不可不具三副眼泪：第一副眼泪，哭国家大局之不可为；第二副眼泪，哭文章不遇知己；第三副眼泪，哭才子不遇佳人。第二副、第三副眼泪可以免矣，因为余怀“所作歌诗，传诵诸姬之口”，既得佳人青睐，文章又遇知己。就是当时的大名家也都赞他，吴伟业还写了一阕《满江红·赠南中余澹心》：“绿草郊原，此少俊、风流如画。尽行乐、溪山佳处，舞亭歌榭。石子冈头闻奏伎，瓦官阁外看盘马。问后生、领袖复谁人，如卿者？鸡笼馆，青溪社，西园饮，东堂射。捉松枝麈尾，做些声价。赌墅好寻王武子，论书不减萧思话。听清谈，叠叠逼人来，从

天下。”可想见余怀当时文采风流之情状。但第一副眼泪不得不哭也。余怀三十岁的时候，清军占领南京，国破家亡，焉能不有亡国之痛，正所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余怀自称年轻时，偶做狹邪之游，但以平安杜书记自况。你看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流连青楼，不能忘怀，但自有奇节，怎肯为龌龊小谨。余怀在民族兴亡之际，也能持大义，抗大节，奔走江南，联络同志，进行抗清复明的活动。虽事终不可为，但仍如好友吴园次所说：“慷慨长怀吊古心，颠狂不改凌云志。”蒿藜满地、美人尘土，面对如此巨大的变化怎能不感慨万端，怎能不做一震天动地之哭。而文人的哭，形上就是发为诗文，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不正也寓于狹邪、艳冶之中吗？千古同哭可也，岂余怀一人独哭耶？

目 录

导 读

乘着忧患飞翔的神女梦寐 刘如溪(1)

原序 余 怀(1)

上卷 雅游

欲界仙都 (1)

旧院 (3)

乐户 (4)

长板桥 (6)

秦淮灯船 (7)

教坊梨园 (9)

裙屐少年 (11)

南曲衣裳妆束 (12)

曲中女郎 (14)

旧院与贡院 (15)

曲中市肆 (17)

发象房	(18)
钱牧斋《金陵杂题绝句》	(20)

中卷 丽品

余生万历末年	(25)
尹春	(28)
李十娘	(30)
葛嫩	(34)
李大娘	(37)
顾媚	(39)
顾媚百计祈嗣	(44)
董小宛	(46)
卞赛	(51)
卞敏	(54)
范珏	(55)
顿文	(56)
沙才	(59)
马娇	(60)
顾喜	(63)
朱小大	(64)
王小大	(66)
张元	(68)
刘元	(69)
崔科	(70)
董年	(71)
李香	(72)

珠市名姬附见	(74)
珠市	(74)
王月	(75)
王节	(78)
寇湄	(79)

下卷 佚事

金陵都会之地	(82)
瓜洲萧伯梁	(84)
嘉兴姚北若	(85)
曲中狎客	(86)
张卯	(88)
张魁	(89)
眉楼之盟	(91)
中山公子徐青君	(93)
同人社集松风阁	(95)
丁继之扮张驴儿娘	(96)
无锡邹公履	(97)
柳敬亭	(99)
莱阳姜如须	(101)
陈则梁	(103)
十七八女郎歌“杨柳岸，晓风残月”	(105)
沈公宪以串戏见长	(106)
乐户有妻有妾	(107)
吴园次《吊董少君诗序》	(110)